

极则必反,从新鲜到腐鲜,或许可以从一条鱼说起。

海鲈鱼,不是那条松江淡水鲈。淡水鲈属于南宋诗人范成大,“细捣橙荠有脍鱼,西风吃上四鳃鲈;当松酥腻千丝缕,除却松江到处无。”海鲈鱼则生活在半岛的方志里,集民间智慧和味觉挑战之大成。

海鲈鱼来自深海,落岸即死,它们被以冰鲜的方式出售。肌肉不够紧致,口感偏柴,不及江鲈鱼。若以不饱和脂肪和各种微量元素做参照系,营养倒是胜一筹的。渔人海耕,日复一日,除了惊险,还有寂寞。不知道哪一天,不知道哪一个耐不住寂寞的先祖,决定通过海鲈鱼的极端吃法来打发无边的苍茫,臭吃由此而生。

事情是这样发生的——早年的渔船上没有冰冻设施,岸上也没有冰库和冰箱,海货极不耐保存,渔人的保鲜方式非常粗鲁,以盐腌之,咸出新境界。而那些来不及抹盐的,经过半个下午的太阳,到了黄昏,鲜臭就会发散开来。

渔人当然不舍得将臭鱼扔掉,他们在月亮底下继续抹盐,试图封锁掉某些秘密,或者用盐转换出某种生机,凭其风吹日晒,等到鱼肉泛红,鱼骨发酥,臭透了以后再上锅清蒸食。很快地,意外之喜降临。渔人发现,微臭的鱼,腌制以后再吃更有嚼头。油煎、锅炖或是清蒸,每每惹得半个村子都溢散起臭鱼腥香,倒下两口子地瓜烧,任腹中燃起滚滚火焰,一腔刚烈,半生梦回。

后来日子好过了,渔人还好

臭鱼这口。风味传开,被开发出配搭的辅料和饭食,竟也成了渔家宴的招牌和海鲜酒楼里的传统农家菜系。

城里人将渔人的臭鲈鱼进行了改造。自然臭掉是要花费时日和海风的,而城里人只有高楼和加工佐料,当然还有文绉绉的名字——香煎臭鲈鱼。臭从何来?“天下第一香”的臭豆腐乳。先将其调成酱汁,把海鲈鱼打理干净,沥掉水分,置于其中,腌制48小时,取出风干24小时,而成。再热油文火,双面燎烤,两三个回合,沁进鱼体的臭豆腐乳渐浸七成了,气息弥撒而出,是香是臭,单凭嗅觉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。

刚煎出来的臭鲈鱼,外皮金黄,还嘶嘶泛着油热,牙齿轻轻一碰,焦香的外皮应声而破,热气裹着娇嫩的鱼肉与舌头接触,味觉的鲜香与酱味的腥臭恰到好处地形成反差,这大概也是嗜臭者迷恋它的原因。品尝过后,诸如口齿留香和久念不忘之类的形容都是贫乏的。

似乎只有凭借着“发臭”这种不可思议的发酵,蛋白质才会分解成多种氨基酸,将普通的“新鲜”提升为更深层次的“腐鲜”,让臭味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美味。

更有好事者,嫌臭不杀底,偏要自己制作臭豆腐。把老豆腐改成小方块,放在稻草上,撒盐,比例究竟是20:3还是19:4,全在个人灵感与经验。随后将环境保持在25℃,经过六七天的自然发酵,即成臭豆腐生坯,再加调制的卤汁。蔬菜汁、白酒、味精、盐,比例拿捏又是一番秘密,浸泡三天,随即臭成了仙。

从会饶舌时就开始。后来小学音乐老师教唱儿歌《小小牵牛花》,我小小的心醉倒在歌词里:“小小牵牛花呀,开满竹篱笆呀,一朵连一朵呀,吹着小喇叭呀……”每唱一遍,除了感受喇叭花开放时的呼朋引伴、欢天喜地外,还知道了喇叭花的另一个名字——牵牛花。喇叭花这个名取其盛开时酷似喇叭。那牵牛是怎么得名的呢?问大人,都说你为什么叫你的名呢?名字就是代号嘛。后来自己琢磨出,放牛的人,包括我爷爷,每天都在天蒙蒙亮时打开牛栏,牛去了山坡、埂坝、河滩去吃早餐,基本是天尚未破晓。而喇叭花也是在清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时开花,取牵牛花之名,自然合时应景。

那天乘车路过一座乡村,看到坡度和缓的宽阔田埂上铺满了紫色的喇叭花,像画满了喇叭花图案的被子铺晒在那里,绿绿的底子,紫罗兰一样的喇叭花千朵万朵,阳光下开得轰轰烈烈。我睁大眼睛,看啊看,车开远了,还扭头看,一直到那一片紫消失

F

月光城 随笔

腐鲜之味(外一篇)

阿占

庚子卧游说

卧游,最早是魏晋那些文艺老青年和哲学公知干的事。苦于当时交通简陋闭塞,有诗没远方,无法寄情万重山水,可把他们憋坏了,情急之下就搞出了个卧游的名堂。单从字面意思看,好像是躺在家里也能玩耍。其实不然。流通于魏晋文化界的“卧游”,特指在书房里、桌案旁,借山水画寻找甚至体悟自然万物之真理之精华。

南北朝的宗炳,在《画山水序》中这样自言自语:“老疾俱至,名山恐难遍游,当澄怀观道,卧以游之。”

瞧瞧,卧游养的是心,不在真山水与否,心不静,虽身临其境也难以澄怀。

后来交通发达了,卧游却没有被抛弃,甚至成了思考的方式,成为中国艺术史、美学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,被后人用以表达同样的感受和体验——再怎么样的美景,我不羡慕你,卧游之境界比之身临其境,更高雅。

元代的倪瓒便说了,“一畦杞菊为供具,满壁江山入卧游。”清代的纳兰性德也说了,“云中锡、溪头钓、涧边琴。此生著几两屐,谁识卧游心?”千百年来,甚至还出了不少卧游主题的画作,比如《潇湘卧游图》《江南卧游册》等,以及卧游主题的著作,《溪山卧游录》等。

试想,手持一卷山水画册,展卷阅读,虽足不出户,但山水秀色,尽得饱览,何其欢乐也。历朝历代的文艺青年们,闲暇时摒除一切杂念,饮酒弹琴,铺展画卷,独自欣赏,坐在那儿仔细

观察四方的山水。画面上所描绘的幽远意境,使他们仿佛置身尘埃不染的空山寂林之中。峰岫耸峙,云林繁密而深远,圣贤的思想辉映着古老的年代,大自然的千万种旨趣融合,陶冶着他们的精神,引起无限遐思——有这样的艺术享受和境界,谁还愿意花那冤大头的钱啊!

话说庚子年也是卧游的大好时机。宅了俩月,各种心慌长草,四肢痴肥,唯卧游人是不亏的。他们读书,听曲,把中外古今星月大海外太空好一顿卧游。春天的花期不等人,他们已在心里赏了千百回。春分前后,杏花成海,像在下雪。宋人韩元吉的《好事近》里有杏花,“杏花无处避春愁,也傍野烟发。”唐人李贺的《恼公》里也有杏花,“歌声春草露,门掩杏花丛。”把这些诗句猜想几遍,卧游人的情怀便已抵达了崂山北九水或城阳棉花社区。

那里的杏花,一阵风,一个样儿——先是饱蕾未放时的蓄红,人称“红蜡半含萼”。再至初放粉薄红轻。而杏花雨嫩,花开一定会伴随着春雨,所谓“杏花消息雨声中”。雨细才有杏花香,含蕊渐渐舒展成胭脂泪,暗香愈显清高。亟待晴空日熏,花色残白了,其实已再无含蓄。只见团枝雪繁,香气不再暗,已密聚为绯香。过了三月,便是半落春风半在枝了。不过没关系,老杏树也很有看头的,其姿态苍劲,冠大枝垂,不输老梅……

当然,关于卧游这等好事,须有一腔澄怀做标配,否则的话,还真启动不起来了。

秋月和秋露孕出来的喇叭花蕾,膨至深秋,就欲放了,中元节边时,喇叭花开得最声势浩大。桥头边,树丛上,田间地头,篱笆墙上,随处可见喇叭花。一朵朵,一簇簇,满架玲珑精致的喇叭。晨风微拂,每一柄喇叭都似乎有一位吹手在变换姿势吹奏。喇叭花在黎明前的黑暗褪去后盛开。我常常凝望着或紫或红的喇叭花想:这些吸饱了秋月秋露的花儿,在晨曦微露中开放,一定会非常热闹:“嗒滴嗒”,一朵敞开了胸怀;“叭叭”,又一朵展露了笑脸;“嗒滴嗒”,那一朵应声而开……“叭叭”、“嗒滴嗒”……一直闹腾到天光大亮,鸟喧喧闹闹,喇叭花才会静默不语,仿佛为之前的肆意和不羁而羞赧,她戴着细密的晶亮的露珠,在琥珀色的初阳里静若处子。

一朵喇叭花里,都会镶嵌着一枚惟妙惟肖的五角星,是不是天上的某颗星落在了花瓣上?喇叭花极其民间,但是因为这颗星,又格外超凡脱俗。

我喊喇叭花为喇叭花应该

在我的视野里。可是,目光还没收回,又一大床一大床“喇叭花被”扑进我的视野,这真是令人惊奇,田间地头没有一棵树,一丛蒿草,只有一片连一片的喇叭花连绵不断。我脑海里突然跳出“牵牛”,喇叭花的藤蔓这么密,这么有韧劲,牛路过这里吃草,一定举步维艰,它们踏遍了山岗田畈的蹄子,被多情的喇叭花藤裹住了,牛可不就被牵住了么?牛不吃喇叭花,它的食谱里没有喇叭花,是牛怯于喇叭花的空灵,由此生出敬畏,不敢吃它?

牵牛花,状如小喇叭,开放时吹吹打打,可是,日暮时分,小喇叭就渐渐收拢,形成袖珍胆状花瓶,再谢落。因为这个缘故,喇叭花还有一个有点凄美的名字:朝颜。凄美,是我的感觉,看喇叭花时并没有丝毫伤感。春三月,头年的宿籽睡了一冬后萌发,谁种的呢?乡野里的喇叭花几乎都是自生自灭,它们经过了门庭冷落的春——细若花线的藤上落着零星的叶,在姹紫嫣红

L

月光城 散文

喇叭花的名字

李凤仙